

昨天下午3:30,南京火瓦巷小学门口,家长们接到孩子后,好吃的东西直往手里送。此时,二年级的男生小宝正在校长室写作业,语文老师辛勤在一旁鼓励:“小宝的字写得真好!”旁边的会议室里,民警、教育局和街道工作人员、律师及老师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。所有人都在想一个问题:“小宝今天能回家吗?”

小宝回家

放学后,小宝没人来接 校长送他回家,30分钟没敲开门

11月1日下午,孩子们放学后陆续被家长接走了,小宝却总在校门口徘徊。“爸爸没来接你?”老师们认识小宝,知道他是爸爸一个人带的孩子。小宝摇头。几小时过去了,老师们反复拨打小宝爸爸安文的电话,却无法接通。无奈之下,学校报了警。洪武路派出所的警官和校长杨毅静一起送孩子回家。已经是晚上10点多,小宝在车上打瞌睡,小脑袋一晃一晃的,看着让人心疼。

前天早上,小宝准时来上学,爸爸安文告诉老师,孩子当年被判给了离异的前妻,他自己身体

不好,没办法带孩子。到了下午,老师们担心的事发生了,放学时,又没人来接小宝。学校再次打电话,再次报警,可联系不上小宝的爸爸。晚10点,杨毅静和民警又带着孩子到了小宝家门口。门反锁着。小宝敲门喊爸爸,足足30分钟没人应。杨毅静说:“小宝,别敲了,跟校长回家吧。”

“我爸爸血压高,一定是不舒服睡着了,他不会不要我的!”反复地说着这句话,小宝在白下区教育局安全科科长祁鹤青的怀里睡着了,最终在杨毅静校长家住了一夜。

小宝爸爸:“我身体不好” 小宝妈妈电话里说:“你打错了”

昨天下午,小宝在校长办公室里写完作业,老师的眉头一直皱着。昨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,小宝表现就怪怪的。“老师,小宝不肯跟我一起读书!”原来,老师请小朋友角色扮演读书,两人一组,一个扮狐狸,一个扮乌鸦。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游戏。但小宝很沉默,就是不理同学。

很快所有老师都知道了小宝的情况,但对小宝封锁消息。他们很担心地看着小宝情绪上的变

化,小宝时而自言自语,时而一言不发。他一直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,学习成绩也不错。

“我担心我爸,他有高血压,总头晕。会不会有事啊?”吃着牛肉干的小宝眼里泛着泪光。小宝想回家了,此时,隔壁会议室里,派出所、学校、街道的很多人都在给小宝的爸爸打电话,只得到一回答:我身体不好,没办法。而小宝的法定监护人、妈妈华梅在电话拨通后却说:“你打错了”。

再送小宝回家,门依然反锁 小宝担心:爸爸是不是病了

“小宝,我们回家好不好?”火瓦巷小学副校长汪易成把手里的一捧水果和零食塞给小宝。“我给你们带路!”上了车,小宝看到离家越来越近,有点兴奋。“这时候,我爸爸应该在烧晚饭了。我家旁边有个卖羊肉串的,还有卖年糕的,我老爸有时带我去吃。”小宝边说边笑,大人却笑不出来。

小宝又想起了妈妈:“妈妈烧饭比爸爸好吃。不过,她闪了,无影无踪。”暑假的时候,妈妈上午送他去上托管班,下午就没来接他,以后,他就没有见过妈妈了,

电话也打不通。

“我现在喜欢爸爸,以前妈妈没走的时候喜欢妈妈。”小宝转着手中的钥匙,仿佛是在练习开门,但神情却显得有些紧张。也许,他想起了前一天门被反锁的情形。17:48,小宝来到了二楼的家门口,用钥匙开门,依然反锁着。“开门,爸爸开门。”小宝在敲门,但屋内没有声音。“我感觉爸爸在里面,他会不会是生病了下不了床?”小宝还在担心着爸爸的健康。小宝持续地按门铃,依然是没有灯光,没有声响。

心疼小宝 好心邻居端来饭菜 有人传话:他爸不想要这孩子

无奈的小宝下了楼,蹲在地上一言不发。“这不是小宝吗?怎么蹲在这儿?”一位路过的邻居阿姨发现了小宝。“他找不到爸爸,我们把他送回家。”老师说。蹲在地上的小宝很沉默。过了一会儿,他才开口:“我还是担心爸爸,爸爸难受的时候要抽烟喝酒,都是我帮买的。”

“先吃点饭吧!”一位邻居大妈端出一碗热饭,上面满满地盖了四个菜。“谢谢!”小宝开心地笑了,站在楼道口吃了起来。这时,小宝的好朋友一来了。“小

宝哥哥,你上我家住吧,就是我晚上有点蹬被子……”小朋友热情地拿来玩具,小宝好像暂时也忘记了烦恼。

邻居们都挺了解小宝家的情况,父母离婚后,母亲今年夏天以后就没见过,小宝的父亲一个人带着小宝。但这几天,都没见过小宝的父亲。终于,小宝父亲的一位朋友的电话被好心的邻居打通了。朋友说,安文不想要孩子。“今晚还到校长家住行吗?”老师试探地问小宝。“好。”小宝答得很干脆,低着头又扒起了饭。

放学后,没人来接小宝,家门反锁着,小宝喊了30分钟没动静

小宝的爸爸说,孩子判给了前妻,自己有病,不想要这个孩子

小宝妈妈打来电话,说很想念儿子,但人在外地,没路费回南京



小宝在校长室里做作业



邻居给小宝端来饭菜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黄艳

小宝爸爸终于开了门 “我很爱孩子,但确实带不了”

“阳台窗子开了,窗子开了!”18:30,一直关注着小宝家的邻居喊道。此时,小宝的父亲安文打开了阳台窗户。“我身体不好,没有钱。刚刚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”安文说,自己离婚时孩子判给了前妻,现在自己也失业了,应该带孩子找他妈去。

“孩子毕竟是你的孩子,他还一直在担心你的身体,怕你出事!”邻居的这句话打动了安文,他终于打开了门。听说爸爸开门了,小宝饭也不吃了,拎着书包就跑回了家,见爸爸没事,他跑进自己的房间,开始看书。

淮海路派出所、洪武路派出所的警官,五老村街道的社区负责人,白下区教育局和学校的老师,都来到了小宝的家,希望安文以后能按时送他到学校上学。

“小宝真的很担心你,就怕你身体不好出事。”洪武路派出

所的女警官任和香说。

“我也是没办法,我有高血压,还有肝囊肿。现在身体很不好,从他妈7月份走到现在,我都瘦了20多斤了。”安文神色疲倦地抽着烟。家里冷冷冷冷,看得出他还没吃晚饭。安文说,自己和前妻两年前就离婚了,孩子判给前妻,但前妻7月份离开后就像失踪了一样,再也见不着了。“我每天接送孩子,自己又有病,这样把工作也弄丢了。”安文说自己原来是司机,现在已经失业一个多月了。“没有钱,还是靠朋友你三百,他两百凑了一些才能生活。”

安文说,自己也很爱孩子,但确实一个人带不了。“哪怕是轮流带也行,可他妈就是不露面,跟我说在外地。”安文说,他甚至动了一走了之的念头,因为看不到希望。

小宝妈妈也打来了电话 她说,想念儿子,但人在外地

此时,安文的手机响了,打来电话的竟然是小宝的妈妈华梅。“我儿子呢?”电话里传出愤怒的女声。“你今天又没去接他?你两天都没去接他!你什么意思?”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焦急。“儿子被学校老师送回来了。”安文答。“什么是老师送回来的?你为什么没去接他?”电话那头继续质问,并且开始语带哭腔。显然,华梅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危。“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谈一谈?”安文希望能和前妻坐下来谈一下儿子的将来。“我不想见到你,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等我有钱了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华梅非常愤怒,眼看又是一场解决不了问题的恶吵。

此时,汪易成接过了电话。听说是孩子学校的副校长,华梅平静了下来。她说,自己远在外地,因为没有回南京的路费,所

以不能看儿子,而且她根本不想见到前夫。“我怎么能不想儿子呢,都是我把他带大的。我要是有钱,一个人也把小孩养大。”华梅还说,原本想把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带,但前夫不同意,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

“你儿子也很想你的。”听到这句话,原先说回不了南京的华梅又哽咽起来,表示半个月后回南京。电话这头的安文也表示,在前妻回南京之前这段时间,他再怎么难也照顾好儿子,保证天天按时接送儿子。

此时,小宝被一一的奶奶带到家里玩,他说,要教一一妹妹写字。他还不知道,爸爸妈妈已经说好了,他半个月内可以由父亲照顾。但未来会怎样?大家都希望爱小宝的父母能因为爱孩子放下彼此间曾经的怨恨,给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。

声音

律师: 遗弃行为违法

火瓦巷小学法律顾问、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潘建武律师说:从法律角度,小宝父母的行为是遗弃行为。作为小孩的监护人,不去照顾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养人就是不履行义务,是遗弃。虽然小宝约定为女方抚养,但父亲的监护关系不因离婚而解除。父亲是小孩的监护人之一,有义务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。根据“治安处罚法”第45条规定,遗弃行为可以予以警告或处以5天以内行政拘留。

记者手记

大人有恩怨 别把孩子当筹码

昨天,陪小宝寻父的七八个人都已经为人父母。傍晚6点,在楼下等小宝父亲开门时,一个个打电话给孩子。“对不起,妈妈工作没忙完,不能陪你吃晚饭了。”“好好写作业,写完后看会儿课外书,早点睡。”一句句充满爱的叮嘱,这些话都是悄悄背着小宝打的。虽然这些大人们忙于工作,不能回家陪伴自己的孩子,却时时牵挂着他们。而小宝的父亲就在二楼的家中,却让儿子蹲在楼下,在邻居们怜惜同情的目光中沉默着。

回程路上,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,小宝终于回家了。白下区教育局安全科科长祁鹤青突然说了一句:“孩子实在太瘦了。”前天晚上,是他抱着熟睡的小宝,但他却说,快8岁的小宝很轻,和自己上幼儿园的儿子差不多重,当时手上不重的分量就让他掉了泪。也许,因为种种原因父母不能再在一起,家庭不再完整。但就像在场的一位母亲说的:不管大人有多少恩怨,都不能把孩子当筹码。

(文中孩子本人及家长皆为化名)
快报记者 黄艳